

陈 国 凯

平常的一天

收获 丛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

陈国凯

平常的一天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

一

责任编辑：曾志明

封面设计：戴 卫

平常的一天

陈国凯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25插页4 字数87千

1983年9月第一版 198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9,600册

书号：10118·728

定价：0.60元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一个很平常的日子。

广州城在晨曦中苏醒了。

密如蛛网的街道上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各种各样的声响交织成清晨的大合奏。广州城永远是热烈、喧闹和色彩斑斓的。

朝霞的淡红色的光波映照在一条叫不出名字的小巷里。这条呈曲尺型的巷子，横直不过二、三十丈，古老、低矮、潮湿的木板楼房在周围高楼大厦的包围下，显得异样寒碜破落，就象森林里被高大树木覆盖下的小灌木丛，那么委琐、难看。

这些古老粗陋的房子建于何年？青年人不记得了。听老辈人说：解放前，这里是最下等的烟花柳巷。一些人肉贩子从农村廉价买来梳着发髻的姑娘，在这里开脸招客。一出巷口就是江滨马路，浩浩荡荡的珠江在前面流过。离巷口不远的地方有个拥挤

的码头。每天潮涨潮落，船来舶去，穿粗布短衫牛头短裤的码头工人、水手以及兵痞、流氓等，常常到这小巷里寻花觅柳。打扮得妖里妖气而又粗俗不堪的下等妓女在一间间窄小得象牢笼般的屋子里强颜欢笑……

解放后，这里的污秽已经洗净。城建工人在这里修葺过，将一小间一小间的花柳间改建成较为宽敞的厅堂室院，一群在旧社会地位低贱的码头工人、艇上人家搬到这里定居。当时，人们住得还比较舒畅，盛夏时节，凉爽的风从江面吹来，穿堂进屋，颇为凉快。后来，巷子周围建起了高楼大厦，把小巷里几十户人家严严实实地包围了。大雨时节，周围大楼倾泻下来的雨水往巷子里流，仿佛成了一条排水巷。夏天，这里闷热得象个蒸笼。夜晚，巷里的男女老幼搬着竹床草席，在江滨马路人行道上睡觉。几十年来的生态繁殖，儿生子、子生孙，巷子里居住的人口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这里每天都有说不完的争吵、纠纷，刻薄的嘲讽、恶毒的咒骂。也有见不得人的交易在进行。前年被枪毙了的一个大流氓集团的头子就出在这里。不过，近年来，这里也出了一位知名人物——省、市劳动模范王高山。

王高山是红光化工厂的青年工人。这几年，他搞了大大小小的三十多项技术改革，有一项发明曾经受到国家的嘉奖。报纸上登过他的先进事迹，电

视台放过他的录像。厂里的光荣榜上挂着他一尺见方的照片。

王高山的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早年是这烟花巷里堕落风尘的妓女。苦命人怜惜苦命人，她爱上了这老实孤单的码头工人。有一次，高山的父亲病重，还是她用眼泪钱给治好病的，解放后结了婚，夫妻十分恩爱。她进纺织厂当了工人，一九五五年生下高山。一九五八年一场大跃进，高山的父亲操劳过度，一病身亡。这对孤儿寡妇相依为命过日子。日子过得不算十分顺畅，也还将就过去。母亲晚年多病，母子俩靠退休金和高山的工资过日子，收入不多，却也不缺盐短米。一生艰辛的高山妈看着儿子长进，也觉着脸上光彩，把半世的辛酸化为满腔母爱，倾注在儿子身上。她唯一焦心的是还没讨上媳妇。早些年，眼看儿子和花儿朵儿般的姑娘张明珠快要结婚了，从铁皮箱里掏出来苦积硬攒下的几个钱，大床买好了，各种有钱人看来简朴穷人看来奢侈的东西也咬着牙买下来了。没料到这一段美满姻缘转眼成为泡影。高山连张明珠这个名字也不愿提了。问他为什么，高山只说了一句：“她变了。”再也不说什么。到如今，儿子年纪不小，还是光棍一条。她认为这是自己深重的罪孽给儿子带来的不幸。为了儿子，她奉佛修行，案上供着观音娘娘的白瓷佛像，一年到头点着油灯烧着高香，万分虔诚

地朝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娘娘，祈祷娘娘保佑共青团支部副书记王高山逢凶化吉，消灾纳福；祈祷共产党员王高山早日交上桃花好运，讨上一个如花似玉、称心如意的贤慧媳妇。高山看见妈跪在观音菩萨像前眼泪涟涟、念念有词，总劝她：“妈，别那么迷信。世界上哪有神鬼！你在自己折磨自己。”母亲总很不高兴地说他：“头上有青天，脚下有神祇，你不信，妈信。孩子，要不是菩萨保佑，你能出人头地，当上劳动模范么？”

高山哭笑不得。他知道，人老了，思想固执。说了多次，妈不听，他也懒得说了。有个伟大人物说过：就是没有神，中国农民也会造出一个神来。妈原来是贫苦农家出身的妇女，文盲，不读书，不看报。一生坎坷，半世辛酸，她心里没有神，精神上就没有寄托了。别说老太太，就是现在有些时髦青年也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穿着喇叭裤上教堂了。

清晨的阳光洒落在这简陋的木屋里，房里摆着当年准备结婚用的家具：一张中式大床，一张书桌，一个带立镜的五斗柜，一个书柜，四张椅子。靠窗的墙壁上挂着一个裂了口的热水瓶胆，上面插着一株花叶万年青，里面两条小金鱼在茎须间摇头摆尾游来游去。房里唯一的奢侈品就是那台单喇叭的三洋牌录音机了，这是学外语不可缺的工具。高山通

过多年自学，已经能翻译一些英文的科技图书资料了。

对着厅的小厨房里正在烧药。昨晚，妈又喘了一宿，今天一早，高山就起来给妈烧药，让她醒来后空腹喝下去——医生说的。

近年来，除了值班时住在厂里，托二姨照顾妈之外，在家，高山每天天未亮就起床烧粥、买菜，把午饭都做好才上班。在做家务时，高山总忙里抽空看看科技资料、啃啃外文生词或者做点别的。这时，他在查抄一份外文资料。最近，厂技术部门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和香港的一位资本家拉了关系，计划用一笔相当可观的外汇，进口几台特种焊机给机械车间用。高山知道这事后很纳闷：这特种焊机不是车间急需的常用设备，使用的机会不太多，为什么要进口，而且一进口就要好几台呢？花这一大笔外汇岂不冤枉？他到技术科查阅了这特种焊机的资料，一看，这特种焊机并不是什么新玩意，从国际上焊机的技术性能来说，它不过是五十年代的工艺水平，光从旧式型号的电子管高频振荡装置就可判断这不是什么新玩意，体积大，造价高，工艺落后。他再查查有关这特种焊机的资料，觉得完全可以自己制造，主电机可以用车间里一台闲置的大电机改装。再购买点其它附件，耗资极少。为了节约这一大笔外汇，他亲自去找厂长，说明原委，要求自制

这特种焊机。厂长对高山的印象极佳，不光是因为他是技革闯将、省市劳模，在“文化革命”中，高山还是厂长的救命恩人。平素高山提什么建议，要改革什么设备，一说他总支持。听了高山的陈述，他马上打电话通知技术科：特种焊机暂缓进口，先让高山去搞，搞不成再研究是否进口的问题。前些天，高山已经将特种焊机的设计制造方案报给技术科了。现在他正在研究查核这焊机的一组附件——电阻箱的数据，看看用哪种型号的电箱最省钱。他计算得很入迷。

朝霞透过天窗的玻璃瓦给房里染上一抹淡红色的光辉，映出高山英俊的外貌：卧蚕眉，流星眼，国字脸。他穿一身得体的涤棉工作服，脚踏一双厚底的皮面工作鞋，好看的嘴唇弯成有棱有角的线条。从外表上可以看出这是感情内向的思索型青年。

妈妈在里间叫：

“高山，快一个钟头了，药烧好了吗？”

高山听见声音，象蓦然记起似地，赶快合上笔记本，应声道：

“妈，烧好了。”

他小心地把药盛在碗里，捧到妈妈床边。妈妈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形容憔悴，眼皮有点浮肿，这历尽人生屈辱辛酸的老人有一副十分慈祥的脸相，她轻轻地喘着。

高山捧着药，轻声说：“妈，药来了。你趁热喝下去吧。”

高山要扶妈起床，妈笑笑说：

“妈还能动哪。不用你张罗。”她瞧着跟前温顺的孩子说，“孩子，都怨妈这身体，把你折腾苦了。”

高山温和地说：

“妈，看你说的。”

妈捧着药碗，突然伤心起来，一滴眼泪掉进药碗里，说：

“孩子，妈有罪呀，现世报。”

高山最听不得妈说这句话了。妈生病以来，常常说这类话。一直认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人，这卑微的多灾多难的魂灵呀，她又在为过去的经历忏悔了。妈心中的屈辱和负担已经成为一块石头压在高山的心上。他是自尊心极强的人。在中学时，有一次，不知为了何事，和同学龙天彪吵起来，龙天彪骂了他一句“婊子养的”。他就猛扑过去，两个人打得头破血流，他还不住手。每听到妈这种自轻自贱自怨自艾的话，他的心里就特别不好受。他的脸涨红了，生气地说：

“妈，你老说你有罪，你有什么罪！那是旧社会的罪！你别说这些话了，我听了——难过！”他觉得冲着生病的妈发脾气不对，又放低声音问，“妈，你哪里不舒服？”

“心口的地方挺不好受。”妈喝着药说，“不过，服了刘大夫两剂中药后，比前两天好些了。”

为了让妈坐得舒服些，高山把枕头靠在床沿上，给妈垫背。

“孩子，妈晚上又梦见你那死鬼爹了，真的！他站在我床边、要我跟他走。我说，我舍不得孩子，我不能走。你那死鬼爹就拉我。孩子，妈这些日子老是心惊肉跳的，不会出什么事吧？要是妈真走了，你怎么办……”妈哭起来了。

“好，你不是自己折腾自己吗？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迷信，别胡思乱想。老这样，对你治病没有好处。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

“好，妈不说了。”

妈喝完药，高山接过药碗正要出房，妈叫住他：

“高山，妈还有话跟你说哪！我已经托张姨去给你说媒了，大概这几天有消息，你自己生活上也检点一下，别老象个孩子，头发也该理理了。”

高山红了脸：

“妈，我不想，我还年轻……”

“还年轻哪？人家好命的都已抱上儿子了。”

“妈，我忙得很啊，厂里很多事情要我去干，我没工夫搞这个。”

妈叹了口气，说：

“傻孩子，工作忙就不要结婚生孩子了？没这

个理。搞‘四化’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看你，整日里昏天黑地搞这搞那。妈真担心把你累坏了。屋里有个家眷，你也省掉很多操心事，你死鬼爹在世时，里里外外还不是靠妈。他多省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回到屋里，象老爷似地享福。要不是那个大跃进，你爹也——”老年人喜欢回忆，说着伤心，眼泪又出来了。

“妈，粥在暖瓶里。你想吃些什么？我去街上买菜。”

“时候不早了，等会儿你还要上班哪，别买这买那。你就去菜市场给妈买个猪心来。人家说，猪心炖冰糖，能治心疼病。”

“我就去。”广州的老人一般有这样的迷信：吃猪脑补脑，猪肺润肺，猪脚补脚，吃什么治什么。难道猪耳朵能治耳膜炎？高山不相信这些，但他不会悖逆妈的意。他把盛粥的保温瓶放在床边，给妈的被子掖好。拎起菜篮蹒上自行车，去菜市场。

天大亮了。高山走在路上，想起刚才妈说的给他提亲之事，不禁勾起他一番心事。他是只会埋头干活，缺少七情六欲的那种人吗？不，这样的先进人物只在小说和电影上才有。他恋爱过，爱过一个叫张明珠的姑娘。这种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中卷起来的。带着浓重的浪漫色彩。象一股大风卷起他感情的轻舟，扯满爱的风帆，飘航在波

涛汹涌的大海上，水花飞溅，大浪拍天，周围的一切都像玫瑰色的。他的心在这无限神奇的爱情的汪洋大海里激荡、跳跃、飞奔……可是突然间，触礁了，这一叶爱情的轻舟被抛起来，撞到突兀而起的礁石上，嘭的一声，碎了，沉落了。只剩下几块碎片还在飘浮——在他的内心深处飘浮。

这件事的结局是那么出人意外，一场小小的口角，就默默地分手了。两个人没有掉泪，也没有咬牙切齿要死要活的。就象在火车上邂逅相逢的朋友，到站了，悄然分手，天各一方。

如今她就在这个大城市里，只要乘上七分钱电车，就可以到她家，可以看到她波浪般飘散在肩上的漂亮头发，看到那动人的脸孔和洁玉般的牙齿，看到那迷人的丹凤眼。那青春女性的炽热红唇……然而，从那趟分手之后，他没有去过，一次也没有去过。有时偶然经过那条熟悉的街道，看见那熟悉的楼宇，熟悉的窗帘，他心底会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情。但是，他毕竟没有再向这熟悉的楼梯踏上一步。过去的过去了，那种感情被封存起来。经过这次恋爱之后，他对厂里一些青年女工在他面前表现出来的特别青睐和脉脉温情都缺乏心灵上的共振，视为一笑。“曾经沧海难为水。”这句话恐怕有点道理。再说，他每日周旋于工厂、车间和妈妈的病榻旁，工作、技革、自学、上业余大学、买菜、

做饭，带妈上医院，还有出名之后接踵而来的许多会议和记者们相当乏味的周旋，回答那些刨根究底的采访……够他伤脑筋了。一天天，一月月这样忙忙碌碌地过去，时间悄然而逝，到现在依然是光棍一条。

妈今天一提这事，又使他埋藏在心底的感情升华起来。她呀，她……他摇摇头，好象要把这段往事摇去似地。

二

菜市场人山人海，只有操持过家务的人才知道每天安排好一家人饮食之艰辛。生活，远没有诗人笔下那样抒情、轻快、完美。

到处是排长龙的队伍，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商业网点被大挤大砍，理发要排队，上馆子要排队，买煤买米要排队，买菜要排队。在高山家的无名小巷里还多了一个排队项目：没有家用厕所，每天早上上公共厕所也要排队。多少中国人的时间与精力浪费在这没完没了的排队上。这两年来，管理放宽一点，好了一些，有些待业青年办起了一些商业网点，减少了一点压力。但是，菜市场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十多年来，这一带的居民增加了几

倍，可是从高山的记忆年代起，这里仍然是一个菜市场，二十多年一贯制。

每天一到菜市场，高山的心里就很烦。千奇百怪的嘈杂音响，人们脸上烦闷呆滞的表情，老太太的叹气声，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人的争吵声，一条条“长龙”的骚动，菜场里散发出来的死鱼烂菜的腥臭味……这些，都足以败坏人一天的情绪。中国百姓对生活节奏缓慢的耐受力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

市场上猪肉档不少，卖的多是冷藏猪肉。新鲜的猪肉档只有两档。高山到鲜肉档跟前瞧瞧，只有一个档口还挂着猪心。高山便耐心地在这老长的队伍里排起队来。

卖肉的是一位脸孔长得很漂亮的姑娘，系着塑料围裙，烫着时髦的头发，耳垂的地方扣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小耳环。这种时髦的装饰和她手上铮亮的砍肉刀形成极不调谐的对比，给人一种滑稽的印象。经过“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后，有些人的思想既崇洋又复古。想不到老一辈妇女穿耳环孔的古老陋习又在当代时髦女郎的身上复活了。耳珥铃铛。将来这些穿喇叭裤的时髦女郎会不会再学老祖宗那样把脚缠成三寸金莲呢？——高山心里产生了奇妙的联想。

后门之风在这菜市场里还大行其道。卖肉时

候，不断有人从后门进来买肉。营业员先照顾后门进来的人，排着长队的顾客对这现象十分不满，啧有烦言。但是营业员把这当作耳边风。

好不容易轮到高山买肉了。又有一个人从后门进来。女营业员按着后门进来瘦高个的指点，一边给他割肉一边说：“德叔，那块处理的进口尼龙布料给我留了吗？”

瘦高个笑笑说：

“还用你提醒？英姑，什么时候德叔忘记过你，放在我心肝里哪。”

“你这死德叔，老不正经，看我猪刀劈了你！”女营业员笑着瞪他一眼。

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守纪律的，高山也不例外，他耐心地等着，眼看走后门的人拿着一大串肉走了。他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轮到他买肉了。

“同志，麻烦你，我买个猪心。”高山温和地说，他知道这位营业员一向凶神恶煞似地。对这号人说话得特别客气。

“没有。”营业员冷冷地回答。

高山指着肉案后面挂着一个猪心，依旧和颜悦色地问：

“那不是吗？”

“这不卖！”

“是陈列商品吗？”高山有点沉不住气了。

“这是人家定下的，你少跟我罗嗦！”营业员板起了漂亮的面孔，眼光庄严地从高山的山顶上望过去。

“同志，我妈病了，要猪心配药。求求你把这猪心卖给我吧。”高山恳求道。

“要配药去找药材铺，这是猪肉档，不是药材铺！”营业员的玉颜凛若冰霜。

高山忍无可忍，提高了声调：

“这是国家商品，为什么走后门的人可以随便买，我排队排了半天不能买？！”

营业员双眉一横，杏眼含威：

“不卖就不卖，你吃掉我吗？”

“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高山生气了。

营业员冷冷一笑：

“我是为人民服务，可不是为你个人服务！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高山勃然大怒：

“你敢侮辱人！”

群众哗然：

“这营业员真不象话！”

“整个市场数她服务态度最差！衰婆！”

“年纪轻轻学成这个鬼样子，阴功！后生不积德，将来生下儿子没下巴！”

“写篇东西到《广州日报》《五层楼下》去，让她